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苗宮夜合花 卷十四

斌玉旋步出迴廊，憑茜紗窗，仰觀月色，月到天中，嫦娥之影，倒射桂花陰，宿烏聲吱啾，桂花香氣。一陣陣沁人鼻觀，念此間幽勝，比瓊花山風景，雅俗如何。儂窺跡人間，與義兄義妹等，睽離如隔世，來時壯志，竟冉冉銷沉。思之良堪歎惋，乃掩其窗戶，下金屈戌，款步歸蘭房，芳心忽忽，不能竟寢，就爐鼎，煎草藥，鼎為古銅製，三足有耳，足高而腹垂，四週作雷紋，上蓋，中貯沸水，置以白玉瓶，名山藥品，剪碎之。加其內。初用武火熬之，良久良久，改用文火，緩緩煎之，殆近爐火純青時候，揭其蓋，持藥鑊，為漢玄雕鏤而成。長可三寸，廣半之，上修而下闊，上厚而下薄，瑩然有鋒鉞，用為鑊，使反覆藥品，毋令黑焦成炭，此時加以磁片，如碗口大，其形圓，如鑲邊然，可以容藥汁，蓋置之瓶之半者，滲入水銀寶石末各等，更熬之，上汽下蒸，雞初鳴，丹初熟。去鼎蓋而察視之，燦然如辰州之丹砂，斌玉長夜未眠，作此勾當，丹成矣。欣然喜思以金甌貯之，湘簾一揚，有倩影亭亭而人，斌玉視之，圓圓夫人也，欠身起，微笑承迎曰：「天將曉，夫人胡未睡？」夫人低聲曰：「餘誦孔雀經，至斌卷某頁，今訖矣見燈光，知汝未寢息，汝殆失眠矣。風冷衣單，雲胡不睡。」斌玉笑曰：「謝夫人勤念，抑餘將有一事，關白於夫人，夫人願聞之否？」夫人色微變曰：「妹有事關白我耶。緣何事。斌玉以月夜遇老人對，且曰，老人囑至聲，候夫人彼自言與夫人稔熟也。夫人赧然，作詞答曰：「比或然，非故交。山道侶，山中多異人，我於人無忌，與物無爭，木石鹿豕，莫非吾友。且暮遇，勿怪詫也，天亮矣。盍休乎。」冉冉而人，斌玉怔然良久，收拾爐鼎物事，悄悄掩禪關。向華胥國去，一覺醒未，已是日高三丈。侍者人報曰，外間有客至。擬拜訪姑娘，斌玉愕然秋念我入滇南，行蹤至秘密，誰則訪我者，何其人，男耶女耶。即以男子對，斯更奇之又奇，欲拒，不得見，又慮倘為同志，物色我，報告以非常，而我交臂失之，寧非誤事。姑放膽見之，盥漱畢，出客堂，則圓圓夫人先在座，對面朝參者，卻為錦袍冠玉之美少年，面向裡，背向外，僅窺其一捻之腰肢，殆翩翩如女郎也，夫人命之坐，斌玉條然入矣。凝視來賓，良久，忽雀躍曰：「君非……」此語未完，圓圓夫人輾然笑拊掌曰，得之矣。來賓為誰，則天外飛來之冰娘也。冰娘乃握斌玉手，忍笑言曰，妹之來，誠出姊意多，想吃驚不淺矣。斌玉笑且疑，端詳其上下，裝點作男兒相，冰娘英且秀，肌理瑩如肉，衣冠履履修短合宜，則絮絮問山中近情。各人安否，妹至此，將何故。夫人攬言曰：「我識冰妹，尚在識妹之前，彼嘗與菴庵面我，妹亦知之耶？」曰知之，夫人又向冰娘道賀，皇英配粉候，可云美豔無極，禮慧雙至。冰娘大頰赧，俯首弄飄帶，默默不一語，斌玉代答曰：「此安足為冰妹賀，冰妹字鄭郎，匪自今日始。妹之艱貞苦節。人所難能，老天亦故忌之。今仍待字身也。」夫人驚訝不已，冰娘曰：「白玉姊下山。義父念姊故，時鬱悒。鄭郎多抱病。深怪瓊妹妹，不當放玉姊遠行。瓊姊自責不遑，星夜束裝。擬以單騎追吾姊，義父尤不可，謂玉女已去。瓊女又與之偕亡，同時失兩掌珠，風燭老人，胡以堪此。毅然止之，瓊妹雖抱熱腸，難違親志。一未背人飲泣，長日以眼淚洗面，深慮玉姊方面，或蹈不測，捫心更不自安。小妹之知，乃慨然替此一行，此行也，身銜義父義妹之命，來相勸勉，吾姊可歸則歸，慰山中人遠望，否則有我在，追陪左右，輔助進行，客邸風霜，亦差慰寂寥也。」言至此，使者匆匆人報曰：王爺駕至，王爺駕至。二人皆失色，圓圓夫人鎮撫之曰：「何事張皇，此老頭兒。吾能馴伏彼，彼雖號猛虎，要不能不受制於老娘，天下以猛虎畏鷲兒，其事至為奇特，此無他，娘子關中自有威儀，積威約之漸，所以能制老頭兒，區區吳三桂。寧能侮我之心腹女友者，暫請迴避，老頭自有分寸。」命侍者導之人，須臾。吳王鞠躬人矣，仍衣道家裝，芒鞋竹杖，奚僮尾隨之，步履至雍容。且人且呵呵笑曰：「老道人參佛母，弗審玄圃瑤池，能容下界人涉足否。」見圓圓。雙掌合什，念阿彌陀佛，圓圓亦合掌。肅然命之坐，王左右顧視，如將有所尋覓，圓圓笑曰：「大王宵旰不遑，為國事，至勤勞，亦尚念世外畸零人，一顧空山之猿鶴耶。」王移在就近，昵語曰：「卿能容我長談，使畢吐其胸臆耶。」夫人不悅曰：「誰下逐客令，誰不耐王之長談，王欲坐，儘管坐，王欲語，儘管語。」王笑謝曰：「不敢。卿至仁慈，至賢慧，卿不啻天台之仙妹，孤愧非劉阮，然頗似學漢武帝，傳謁西王后，但願開張心顏，賜之詞色，俾不致訪越失次，斯幸矣。卿比日清臞，有服玉路金丹否，卿習靜，持經念佛之餘。究作何消遣？」夫人冷笑曰：「大王殊善謔，人世說消遣，豈出世亦說消遣耶，得意人說尋消遣。失意人尋消遣耶。」王曰：「不然，卿曷嘗失意，孤方奉卿如神仙，如性命，矢白頭，不相負，特卿自消極。勘破紅塵，此雲失意。似非卿所宜語。」夫人慷慨言曰：「王言甚是。臣妾所謂失意，第從世法上言之，非從環境上言之，蓋得失關頭，只操之自我，而非他人所能奪，況大王念我厚我。義盛氣深，人非下愚，寧不知感，尚何不饜足之可言，惟自奉佛以來，百事俱廢。雲胡消遣，實所未喻。」王曰：晝長無事。擬造卿。乞作手談，能見許否，夫人曰可，命侍者手棋拜以進。盤具至為名貴。棋子以紅白二玉為之，貯之者為八寶箱，另有碧玉甌，為裝貯牙籤之用，堂中設紫檀圓桌。桌之中心，為大理文石，天然成東坡游赤壁圖，吳王坐左，夫人坐右，相對為橘中戲王與夫人對奕，奕為圍棋，吳王至驕蹇，隨應為兩僮奚，皆年輕貌美，地下鋪錦文。而命一僮伏於地，以背承其足，穀穀不敢動，一僮手拈長烟桿，用湘江鳳眼斑竹雕鏤成通花形，纏以虯龍，銀門為赤金製，中間係以煙袋，金魚黃色，繡雙鳳朝陽，套以翠翡小環，漢玉煙嘴，喜吃蘭州水煙，僅乃岷單膝，半鞦韆於氈氍上，為吳王裝煙，王且吸旱煙，且凝神注目，拈棋子，將作下不下之勢，夫人笑曰，王之犄角成矣，以形勢論，王當操勝算，欲下則下矣。胡學棋不定，鯁鯁過慮為。又曰，輸一著矣，八面受敵，將奈何，主亦太窮兵，對之兵敗，追之不己，必殲其餘子，是亦不可以已耶。王微笑，左置一子，右置一子，通通把對方局勢困扼而包圍之。夫人頓蹙雙蛾，百思無策，既而霏紅暈頰，一手翻亂棋子曰，臣妾負矣，大王兵略，天縱神武，弗可及也。著者曰，圓圓之言，言在此，意在彼，始深中吳王之隱微者也，其言欲下未下。舉棋不定者，諷之以舉義旗，叛滿清也，其言窮兵不已。必盡殲其餘子者。直譏其親率大軍深入緬甸也。若夫犄角已成，當操勝算一語，蓋用以壯吳王之膽，謂昆明天險，閉關可以自雄，不可此稱帝王，坐誤時機矣。圓圓夫人之弦外音，至明且顯，至毒且辣，而惜夫吳王之不悟也。第一局未終，翩然亂其棋子，吳王頗不怙，繼則勉為歡笑曰，勝負亦何常，況卿固高手，孤不才，常避卿三舍，孤未必果勝，卿亦未必終負也。後僮又裝煙王吸之，噓氣如游龍。閉目潛思，久久乃柔聲下氣曰，聞卿紺宇中，邇日收得女子冠，其人美而慧，然否。夫人佯為思索，答曰無之。王詫之，異矣，孤乃親之目，胡得雲無。豈孤乃出中遇妖耶。夫人問何故，王乃舉月下過美之狀嘖嘖稱道之，夫人始失笑曰：「臣妾以為異之問，乃區區問及女冠子，女冠子非他人，臣妾之從女弟，新自江南到此者也。大王曷為問之。王笑而不答。囁嚅曰：「是為夫人之女弟。有是姊，即有是妹，其信然矣。第能令孤一見顏色否？」夫人惕然驚，仍勉自鎮定，笑曰：「區區一小女子冠。奚足當大王英盼，且部屋貧娃，未瞻貴人鹵簿，恐震越失次，盍免之乎？」吳王掀髯大笑曰：「卿言過當。此女冠子為卿之近侍，即不啻為孤之家人，彼能侍卿，即能見孤，何不可之與有，且孤亦已見之矣，可見一次。即可見百十次。質言之，吾家綱紀，觀見我，亦平常，胡雲貴人，胡雲震越，毋乃太客氣。」夫人以俊目兒，飄他一下，如笑斯嗔曰：「大王亦太不自重，就以女綱紀言之，大王府中綱紀，何止千百，曷嘗一一召見人，獨為彼女故。紆尊降貴，下顧禪關，而必按圖索驥，指名以召之。外人聞之，將謂大王別有肺腸，恐為盛名累。」吳王絮絮問曰：「此女小冠子，端的為何人？能見告否，夫人顏然曰：「事無不可對人言，斯女也，謂為臣妾之宮婢也可，謂為臣妾之法徒也可，即謂人臣妾之女弟也亦無不可。」王愕然注視之，不少瞬，亟問之曰：「女弟耶。卿安得有女弟？」夫人冷笑曰：「臣妾出身寒微，大王賤視之，以為薄命畸零人，胡得有女弟。庸知人雖至賤，竇下養園中花，夫莫不有生身所自來，既有所自來，當然有父母兄弟姊妹，而何獨斬於妾，大王此問，可謂新奇。」王遜謝。移座以近之，親昵之曰：「卿勿多心，孤非此之謂。其謂卿人吾家，溯當日留駐京華，泊今日移旌南服，均未見令妹探經我家，夫是以問之，卿有令妹，此正孤所聞之而欣慰者，卿勿多疑。」此時左右無人，翠幔沉沉，紗幔寂寂，王乃悄悄執夫人手，置之鼻，夫人擺脫之，色不怡曰：「此何地，佛相莊嚴，近在咫尺。胡輕褻若此。臣妾恕不奉陪矣。」拂袂欲入。王挽之，深謝過，但必一見女冠子，且曰，既是卿妹，在禮當見姊夫，尤不得不請見。夫人被纏不耐，慨諾之，掣鈴呼侍者。命玉真，（即斌玉法號）

出，以出家人禮數，覲見大王，侍者奉命人，良久良久，湘簾颯颯，微聞環釧清響，有冠玉緇衣之女法徒，亭亭出現。肅然穆然，正立堂堂，向北面鞠躬合什，退立於堂隅，吳王平視之。妙容麗姿，淡素中有英特氣，國色也。王命之坐，不敢坐。王顧而笑曰，若名玉真耶。曰然，小女子法號也。王曰：「若為陳夫人女弟，原為姻眷，可勿客氣，若夙昔曾見我乎？玉乃視之，此龐眉皓首之老翁，非他人，即前夜月光中，邂逅荒山，自稱曰鈍叟者是也，則大赧，不知所答，王命夫人詔之坐，僅乃逡巡就坐，王於是脫略形跡，向彼攀談。問長問短，玉以閒冷之態度，賅簡之言詞，用為應付。王謂夫人曰：「令妹風貌良佳，志氣亦不凡，胡屈之於女冠子，可惜可惜。」夫人曰：「閩流學道，是一件超凡入聖的好事，胡雲受屈，人生富貴，不過百年，惟修真養性之徒，可以金石長壽，千秋不朽。古來帝王將相，窮山海之欲，極宇宙之娛，時移事遷，迄今可往。而真仙活佛。時時遊戲於人間，若彼若此，何去何從，臣妾晚年，洞達斯旨，不自量度，乃欲於泯泯濁世之中，逃之於冥冥大荒之外，紅塵夢覺。白水心清，妾也固如斯，甚欲援妾之骨肉至親引而借諸大道，竊謂驅之向上。而大王乃謂屈之使卑，此何言者，且大王獨不佞佛乎，大王崇信神仙，輒以秦皇漢武自況，區區學道亦猶斯旨也。」吳王曰：「卿言良是，惟人生勿論男女，厥有兩途，一為出世派，一為入世派，一為救世派，一為遺世派。若令妹者。鸞停鳳峙之姿，花豔玉晶之表，是直娥眉才子。巾幗丈夫。進之可與班姬謝女爭衡，退之可與紅線隱娘並美，屈作女冠子，明珠一顆，竟墮深淵矣。可奈何。」斌玉聆其言，心坎震驚，砰然一聲，襟頭之漢玉紅環，不期而墮於花磚，粉飛如蛺蝶，陳夫人失色。斌玉更惶恐不勝，蓋此時於整理袈裟，玉環套於襟際，一失守。碎如冰，驚悸亡魂。不能自鎮，則以吳王之紅線隱娘四字，有以攝之也。既乃雍容拾取曰：「天威不遠，天顏咫尺，小女子無狀，幸大王宥之。」吳王盛稱其知禮，亦俯首向地。為之拾之，拾其半，置掌中，把玩不已，歡喜贊歎曰：美哉玉乎。玉則猶是也。在昔為名山太璞，在今為大地塵埃，皎皎者破碎不完矣。可奈何。忽自解其衣襟檢出一物事，紅冰綠玉，光騰騰。耀花人眼睛，咄咄，此天然駢儷之子女玉也。半紅半綠，雕鏤作雙龍形，絡以金絲，套以繡袋，笑謂夫人曰：「孤初見若妹，無以表意，幸為孤致之，此孤之隨身物事，而三十年前，得自遼東半島，島人入海求珊瑚，網得之，是玉是品，博古儒生，未有辨之者，以外象規之，可決為寶物，令妹奇女子，比德於玉，可贈之。」玉更惕息不寧，未便置答，受固不甘，辭又不敢，目灼灼，視夫人，王不由分說，置夫人掌中，夫人佯喜曰：「吾妹何幸，荷大王賞賜，殆所謂拋磚而引玉，失筌而得魚者耶。妹妹，可叩謝大王。」斌玉婷婷立，貼近吳王許。向蒲團下跪。鶯聲嚶嚶曰，謝大王恩賞。王大悅，且捻其髭鬚。且鞠躬而掖之。殊不客氣，拈其破碎之玉環，納諸扇囊中，夫人遙見之，頗以為怪，吳王刺刺不休，纏斌玉。問之曰若嘗讀書乎？曰未也，王曰：「若誑我。未讀書，胡能作詩詞。」夫人攬言曰，大王，你幾時見過他作詩。斌玉笑曰：「此怎算詩詞。只可名之曰里巷歌謠，以此當詩，則樵童牧豎，遍地皆詩人詞客矣。大王休過獎。」此言至此，北窗之雪衣鸚鵡。振翼嬌啼曰：「俊哥兒，俊哥兒。你背地裡，暗窺人，窺人則甚，窺人則甚。俊哥兒，嘻嘻。」又引仇高呼曰：「大王，大王，美男兒。倩影亭亭，傍紗窗，窺探你。」夫人大驚，斌玉尤錯愕。

吳王挺然起，翔步禪堂中，東瞻西望，瞥見白鸚鵡，集於珊瑚架上，高掛於北窗，翹其足。側其目，循其聲而視之穿衣鏡中，倒影一個玉帶錦袍之美男子。驚且喜，喜且躍，繞北窗後之碧紗櫺裡，翔步以追之，足一履闕，驀然果見美少年，衣裳麗都，丰姿韻秀，其美也，逾於千金閨秀，玉色瑩然，眉目如畫，王見之，驚且喜，喜且怪，怪且疑，注目視之，灼灼不少瞬，咄咄。此冰娘之化裝也，胡能令吳王見者，然亦既見之，瑟縮狼狽，不可名狀，惟其人雖女流，素有膽汁，則勉自鎮攝，毅然鼓其勇氣，亟搶前兩步，向吳王磕首，低聲唱諾曰：「小子無狀，請大王千歲金安。」王大喜，俯首至地，雙雙其手，掖而起之，手乃如柔荑，圓圓夫以趨進曰：「此亦臣妾之從弟也。偕其胞妹玉真，去歲從江南來，稚子不諳朝儀，願大王恕罪。」吳王且看少年，復看玉真。一男一女，可謂儷玉駢珠，並稱雙美。呵呵笑曰，姊若弟狀。殊相酷肖。參以夫人之飛范，亦彷彿二三。胡老天毓秀鍾靈，竟萃於鄉家一門。不可謂非異事，因問少年何名，夫人囁嚅曰，從弟小名水心，（按從冰娘之冰字，臨時杜撰也，自從於是王府中，則稱偽名，逮脫離平西王邸以後，則仍從原稱，閱者分別觀之）王又問嘗讀書否。夫人曰：「小民窮苦，安所得錢鈔讀書，牧豎村娃。蠢蠢如鹿豕耳。」王於是左顧右盼，飽餐兩人秀色，覺自己宮府中，美女嬖童。胡止千百輩，而終讓彼子弟，出人頭地。乃忘形略跡，徑執冰心手：「汝從江南來，吳江風味，純羨臚膾。比此間黃蕉丹荔。雅俗何如，人言蘇州人物佳。女子然，不意男子亦然。汝英俊軼倫，天公待汝不薄。孤向汝阿姊討汝。常待胡之側，命師傅。教汝讀詩書，汝意如何。」水心肅然立起，鞠躬謝恩旨，對曰：「江南地勢低下，人物卑靡，胡及昆明山川之雄壯，孕育庶類，多高亢權奇，此自關王氣所鍾，風虎龍雲，上下感應，誠足為大王賀，如賤子者，單寒陋劣，至弗足道。乃荷玉音褒許，益切主臣。」吳王喜動眉梢，拊髀狂笑曰：「俊哥兒、不特有貌，而兼有才，汝姊雲汝身賤，未讀書。胡弗信也。」又顧玉真而言曰：「胡意鑑別人群，自信有特識，惟汝亦然，汝非僅能文，抑且能武，胡於汝行歌踏月。說甚麼步武木蘭，胡即聞弦歌而知雅意，吾圓圓夫人。安有蠢如鹿豕之弟妹者哉。」圓圓聞言，陡色變。吳王雄辯高談，幸被美色所迷。略無猜忌，狂興勃發。傳令尚食司庖，備精美素筵，在此間晚膳。燈初上矣。圓圓夫人自居於半主人地位，關木樨精舍。皆藤床椅，鋪以胡絲呢絨之墊，案頭置玩具。疏落三五物事。如樹木竹根之屬。雕鏤成羅漢形，窗間供古磁瓶。視白桃花一枝，中央布圓桌，鋪以古宋錦，玉杯象箸，吳王面南。圓圓夫人面北，兩相對然，指於西二位，詔玉真水心陪坐，皆謙退，不敢就位，王一再命之，夫人笑曰：大王恩意。略分言情，弟妹固辭，辭則不恭。其敬謹就位，一人鞠躬致，赧言坐。彼尚食司廚之烹饌，手續至單簡，至肅辭，不自內而自外。其自外進饌也，進於窗之口，外間一侍者，裡間又一侍者，互相傳遞，寂靜無聲，陳夫人不御酒，以綠茗代之，王酒量素豪，飲醇酒，以荷葉碧玉杯盛之，酒色黃，乃如琥珀色，二人辭不能飲，王必強聒之，夫人為之調解曰：「今夕侍大王宴，王命時飲，姑飲之，後此勿為例。」又謂吳王曰：「臣妾家教嚴，一飲一食。必墮吾進止，且禪堂為潔淨地，於例不宵飯，故夙昔管教之。」王大笑曰：「然則胡先破戒矣。以杯酒故，褻瀆清座，願夫人恕罪。」夫人輒然笑。王顧二人，拘禮數，殊艱棘，頗為之不托，圓圓夫人細意，不欲重違吳王旨，乃命弟妹進酒。為吳王上壽，且曰：「酒以合歡，吾儕兄姊妹，則居此地，宮室飲食，皆恩出自上，大王以寵妾之故。推愛屋而愛烏，是宜盡主人歡，勉飲滴瀉，否怡一人向隅，滿座為之不樂，此所宜共喻也。」因以目示意，二人乃稍稍脫略，玉真先進爵，王飲之，水心復調爵。王又飲之，更以杯酒賜二人，二人以次飲，燈火熠熠（火旁中）。美女俊童，雙雙皆有酒意，王頰醺然，眉宇皆有春色，吳王心大動，酒亦半酣，妮妮同夫人曰：「夫之怒胡唐突，胡將有求於夫人。夫人其勿卻。」夫人愕然曰：「大王言何指，大王對於臣妾。而有所求。求字之名稱。忒不倫不類。然姑言之，臣妾當揆其情理之當否，而加以裁斷。方敢應命。」吳王笑曰：「胡無他求。但欲挈汝弟妹歸，常隨胡左右，胡如視之若小友，必優待之，卿能見諾否。」夫人不意其有是言。心滋不悅，怫然曰：「謝大王盛意，惟弟妹雖年少，自有天賦人權，妾不能抑壓之，使供奉大王之左右，此理至易明，噫。臣妾久侍禁近，不啻天上玉帝之奴星，一人奴。斯已耳，一家奴。將胡為，茲事頗為難。請還問之原人，臣妾不敢置喙。」吳王持巨觥，半飲之，酒益醉。態益豪。言語益恣肆無忌。亢聲曰：「夫人言，誠過當心胡安敢奴卿，更安敢奴卿之家屬。胡不云乎。以小友待遇之，既曰友。曷雲奴，真矣卿之自貶也，復已深矣。胡中酒，所言或不適卿意，幸貸之。尤望一再熟思，緩以時期，或給胡以滿意之答覆，胡行矣。」侍臣命駕。陳夫人不挽留，瀕行王各執兩人之手，依依惜別。似難為情，更牽人於別室，唧唧喁喁，不知作何語，伯微聞最後之言曰：「胡老矣。左右無知心可意之人，即此區區，獨不能許我耶。」夫人默言，鞠躬合什。送至簾前，索然而別。

他日，王自繕箋啟，復啟請於夫人，略曰，願借夫人弟妹。為男女清客，每日一詣便殿，但見面，慰渴想，人夜仍歸禪堂，不相纏擾，俟而弟長成。當予以清貴之爵秩，而妹及笄，當為擇快婿，卿勿多心，而弟而奇。不啻胡之小舅，胡之小姨也，彼此親串。何嫌何疑，委曲玉成之，夫人商諸斌玉，斌玉慨然曰：「我問關入滇，無非欲近吳王，圖大事，詎到此以後，侍夫人日久，出世之念，油然而生，已一變從前之宗旨，自分持齋念佛，侍夫人終老，更何心於趨炎附勢，奔走貴人之門耶。」問諸冰娘，冰娘頗好奇，沉吟不答，既而曰：「某本易笄而弁，儼然男子相，即近彼，庸何傷。語雲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某不敏，請如王命，夫人幸為我先容。」夫人應曰諾，於是三人決定計劃，冰娘去。斌玉不去，殆將成為事實。忽一日次尾以書來，一致圓圓，囑令勸二

人入宮，庶得近吳王，相機行事，又致書於斌玉曰：

向聞袁庵言，山中有女友，嘗以誓報夫仇矢殲國賊之故，善矣。女子身，走大江南北，企圖革命，風塵邂逅，遂訂知交，彼女天資血性過人，去得潭影法師，廁之女弟子列，授以飽技，殆今世之紅線隱娘也。此聞女士來滇，將有掀天揭地之舉動，下風遯聽，良用欽遲，意袁庵為革命英雄，則其興居興游，亦必為當世奇人。克成吾黨未競之志，又得我圓圓夫人，朝夕督促之，冰娘自天外飛來，輔助進行，聲勢益壯，不意五華山上，寂寞禪開，紅魚青磬中，乃有花木蘭秦良玉一流，持塵拂以諸戎韜，畫玉簪而定大計，雲龍風虎，盛極一時，不圖芳訊傳彩，調夜合花一枝，夜而不晨，合而不開，花而不實，邇來醉心佛學。溺志玄宗，空山自憐。奄奄有出世想，夫出世何事也。救國又何事也，吾聞釋迦牟尼，捨身濟眾，古今無自了之佛祖，古今尤無忘世之英雄，女士思之，為問問關十年，奔波幾省，犯霜露，履虎狼，出入苗瑤司童，萬死一生。是為甚底，亦曰君死未喪，國亡未復。夫死未瞑，友志未酬，宇宙茫茫，側身何所，北望灑烈王之淚，南行招庶孽之魂（指皇子由榔等）滿虜方坐大於幽燕，強藩復鳴張於嶺表，吾黨責任，安有窮期。女子勉旃，泥首空門，長齋繡佛，他人任之，非女士事也。且女士之入滇，果何為也，寧不曰，身入馮夷之宮，方足以褫孽龍之魄乎，鼓刀而來，望門輒止，固與初心相背謬，尤為同志所譏嘲，他人去而女士留，他人死而女士獨生，他人愚而女士智，袁庵何貴有此友，天壤何貴有此人。圓圓自命非常，何貴有此女冠子，次尾高瞻遠矚，抑何貴有此無聊之簡札也，碧雞金馬，翹首欲飛，入地獄而救眾生，時在轟轟之士烈士。望風勸駕。不盡願言。